

我的好友伊西多祿

7月15日標志著可敬的天主忠僕伊西多祿·索沙諾 (Isidoro Zorzano) 於1943年逝世的一個新週年。秘魯的瑪麗亞·若瑟·薩拉紮 (María José Salazar) 講述了這位聖人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2022年12月17日

八年前，我第一次遇見伊西多祿·索沙諾。他在天堂，我在人間。你可不可以和一個來自「另一個世界」的人交

朋友呢？依據我的經驗，我知道這是可能的——歸功於諸聖相通功。

有一次，我和我的朋友安多尼·杜凱（Antonio Ducay）神父交談，他是皮烏拉大學（University of Piura）的教授。我跟他說：我擔心著一些財務和工作相關的問題。他說：「向伊西多祿·索沙諾尋求幫助吧。」

我知道他是誰：主業團的首批成員之一，西班牙內戰期間，聖施禮華的堅強支持者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就沒有更多的瞭解了。除了在網上，我在其它地方都找不到印有他禱文的祈禱卡。我開始向他求代禱，而結果是難以置信的。我所經歷的困難不僅消失了，而且還給我的家庭帶來了非常正面的情況。我知道，我找到了一位極好的代禱者。

讀了有關他的傳記後，我開始認定他為我在天堂裡的朋友：一個耐心、善解人意、謙遜和樂於助人的朋友。

稍後，我給當時的主業團監督蔡浩偉主教寫了一封信。我跟他提到了很多事情，包括我與伊西多祿接觸的經歷。我膽怯地問他能否給我寄一些印有這位天主忠僕禱文的祈禱卡，因為我在秘魯不能找得到。蔡主教就請人給我寄來了一些祈禱卡，甚至還有一張是帶有聖蠟的：是一小塊伊西多祿的襯衫！

在初生嬰兒的深切治療部

當我懷第二胎的時候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很害怕失去他，而感覺到有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。面對這種恐懼，我立刻向伊西多祿尋求幫助：「我不會為這件事再擔憂了。在聖母的幫助下，你會護佑我的嬰孩。」

辣法耳·伊西多祿（他不能有其他更適合的名字了）是非常過早出生的。由於某種原因，我的胎盤停止給他輸送營養物，而醫生也沒有途徑去注意到這一點，因為問題事故——沒有任何解釋地——發生在兩次產前檢查

之間。在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等待時間簡直是度日如年。我們不知道我的兒子辣法耳會怎麼樣；醫生甚至不讓我見他。我只好祈禱，把他的生命託付給伊西多祿和聖母。

最後，我的兒子能夠自己呼吸了。當醫生允許我們透過早產兒保育箱看看他時，我毫不猶豫地把伊西多祿的祈禱卡貼在箱的壁面上，因而他就可以照顧我的嬰孩了。一位護士問我這個人是誰（他們看到的照片通常是神父或修女，而不是平信徒），我跟她講了一些關於他生平的東西。

今天，辣法耳是6歲了，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孩子。經過他出生時發生的各種事情，我決定，我只會在關於我兒子的問題上才去「打擾」伊西多祿。六個月大開始，辣法耳·伊西多祿就飽受支氣管問題之苦（現在——很高興地——病情已經更加受控了），我們不止一次將他送進急診室。然而，每一次危機都以我無法想像的方

式得以化解，我深信，這一切要歸功於我那在天堂的好友伊西多祿的幫助。

在瓦列卡斯（Vallecas），夢想成真

我的丈夫勞爾（Raul）是西班牙人。因此，當我們一儲蓄夠錢時，就會去勞爾的家鄉韋斯卡（Huesca）。在2021年12月——有好幾年，我們在那邊過聖誕節——我們要回到秘魯，而我們必須在馬德里乘搭飛機前往利馬。我跟我的丈夫說，在離開西班牙之前，我不能不去拜訪位於馬德里，瓦列卡斯區，聖大亞爾伯堂的伊西多祿墳墓。

新冠疫情仍在西班牙肆虐；所以，我們不想搭地鐵。但我的一位叔叔主動提出讓我們坐他的車去那邊，而最後我終於能夠「親自」去拜訪我的朋友。

伊西多祿的遺骸是保存在一個比我想像要小的大理石盒子裡。附近有他的

一些照片和有關他生平的資訊。我們在那裏，能留多久就留了多久，與克裡斯蒂娜（Cristina）和辣法耳·伊西多祿一起祈禱。臨走前，我拿了幾張他的祈禱卡，在墓上擦了一下。

我希望在疫情過後能再次回到那裏，而可以在那裏想祈禱多久就祈禱多久。自從八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伊西多祿以來，他一刻也沒有離開我，而我相信他是永遠不會離開我的。

由於諸聖相通功，我們可以與那些在天堂的人成為朋友。現在，我祈求天主賜予我這份恩惠：好讓我能出席伊西多祿的宣福禮。